

都所城奇譚

可憐
KORIAN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都市妖奇谈. 3/可蕊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039-4005-7

I. 都… II. 可… I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6399号

都市妖奇谈③

著 者: 可 蕊

责任编辑: 陶 玮

策 划 人: 叶 扬 李佳婕

装帧设计: 雷 鸿 金 鑫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005-7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五百万人口的现代都市却住着三千多只妖怪？！
它们隐藏在人类之中，甚至与你擦肩而过！悄无声息地生存、捕食、进化……
《山海经》、《搜神记》、这些古籍中并无缥缈的妖怪们那一斑踪影，出乎意料的是在他们身上，少了一些妖气，却多了一点人情味。妖怪的可爱、妖怪的执着、妖怪的寂寞、妖怪的心眼、妖怪的爱情、妖怪的面貌、妖怪的缺点，也是我们人的共性。



可蕊

都市妖奇谈

③

都市妖奇谈

CONTENTS

THE LEGENDS OF SPIRITS IN CITIES

章节壹

泉先儿

CHAPTER 01

5

章节贰

假如生活骗了你

CHAPTER 02

53

章节叁

此生何处是家乡

CHAPTER 03

89

章节肆

灭儿的一天(新篇)

CHAPTER 04

115

章节 伍

天涯无归路
CHAPTER 05

143

章节 陆

夏日午后
CHAPTER 06

307

章节 柒

鬼屋
CHAPTER 07

315

章节 捌

黑夜里的跟踪者(新篇)
CHAPTER 08

327

泉先

泉先

一即蛟人，《搜神记》卷十二：
“南海之外，有蛟人，水居如鱼，
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





CHAPTER 01

泉
先
儿

○ 天还没亮，大海在黎明前的微风中起
伏，粗糙的波浪，安安静静的好像仍还
在睡梦中一样。

都市妖奇谈

2011.11.11

天还没亮，大海在黎明前的微风中起伏着温和的波浪，安安静静的好像仍还在睡梦中一样。海浪在礁石上拍打出有节奏的声音，绽开一朵朵浪花，退却之后，一只小螃蟹从沙滩上的水坑中匆匆爬了过去，在一团海藻上绊了一下腿爪。

就在这个不远处，小渔村的人们还没有开始新一天的生活，几个“人影”从空中和水中出现，聚集了在海边的礁石上。

“白先生，”当最后一条人影从天上落下来时，大家都向他围了上去，一个沙哑嗓子的老者向这个青年男子禀告说，“大家都已经到齐了。”

“有没有被他们发现？”白先生的声音听起来年纪不大，但是透着十分的威严。

“大家是分头来的，时间也错开了，估计就算被看见一两个他们也想不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在人类的城市间来来去去本来就很正常，事先也打听过了，立新市那些厉害的家伙都不是特别爱管闲事。”还是那个老者的声音在回答。

白先生沉默片刻才说：“要做这样的大事还是小心点好。大家先找个隐蔽的地方落脚，徐老、沈兄弟、田兄弟加上我，我们四个出去打探消息，其他人不要露面，免得被这里的家伙注意上。”他沉默片刻后又加上一句：“大家这次尽力而为，家乡父老还在等我们回去。”

一个声音娇媚的女子说：“来这的这几天我知道了几处偏僻的旅馆，大家可以先去安身。”

“不好，尽量不要住人类的地方，”另一个清朗的女子声音马上反驳道，“我发现了一处废墟，我们可以去那里躲起来。”

“那样的地方不是更惹人注意。”第一个女子马上还嘴。

“总好过住在人类中。”

“其实人类就是最好的掩护。”

“……”

两个女子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情绪越来越激动。

听着她们的争吵其他人都不做声，大家都知道她们两个平时都对那个被尊称为“白先生”的白书天有些意思，所以一得到机会就在他面前争着出风头，彼此竞争、争吵甚至大打出手也是常事，所以知道内情的大家谁也不去劝解她们，免得给自己惹上麻烦。

“够了！”白书天怒喝一声，一掌打在身边的礁石上，受潮汐洗礼了数万年

的坚硬礁石石末四溅，竟然被他的手掌硬生生地打出了一个洞。他指着两个女子呵斥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吵！你们不能以大局为重我的话就都给我滚回去！别让我再看见你们！”

他一发火，两个女子顿时安静了下来，小心翼翼地看着他，目光中不是畏惧，倒全是害怕他生气的担忧。看着她们白书天叹口气，挥挥手说：“大家各自先在这里附近躲起来，我找到合适的地方就通知你们。”

人影纷纷消失在淡淡的晨曦中，白书天身边只剩下了他刚才点名的那几人。

“徐老，你去找你的朋友打听吧，小心别露出目的。沈兄弟和田兄弟，你们混到城市里，记住，装作刚刚搬来居住的，带上些铺盖家伙、日常用品什么的掩人耳目。”白书天说完，那三个人就向他行礼后消失了，他却依旧站在原地，看着眼前碧蓝的海水，迎着海面上跃出的朝阳微微闭上了双眼……

几艘渔船载着趁清晨出海的渔民们已经回到了港口，渔民就在船上卖起收获的鱼虾来，于是很多附近的居民就提着水桶、端着脸盆来买海蛎子什么的尝鲜，甚至还有开着车从市区来的，使得这个小渔村形成了一个很热闹的集市。

白书天在其中转悠着，还买了两条鱼提在手里，一副“我是普通人类”的样子。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他看见离海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座工厂，但是这里的海水和鱼类的样子还很正常，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看来关于立新市的那个传说是真的。

“唉，又盖了这么大的工厂，我从那里走亲眼看见废水哗哗地往海里排着，再这么下去，这片海恐怕就快没有鱼喽……”

白书天听到一个渔民说着他感兴趣的话题，就在这艘船边停下了脚步，装作在选海虾，竖起耳朵听着。

另一个渔民说：“说来也奇怪，连盖了好几座工厂，我们这里倒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海水也很清，鱼虾也不少。我听说在××港那边就是因为工厂太多，现在已经打不到鱼了。咱们这里开工厂的倒是还有点良心。”

“这么大的海一时当然不碍事，天长日久就难说了……也许我们很快就没有饭碗了……”

“哈哈，到时候去工厂里找份差使吧，也许比打鱼挣得多。”

“听说城里的学生跑到政府门前抗议一味地建设工厂，破坏了自然环境。”

“学生懂什么，真的能开工厂挣大钱，哪还管海变什么样，打鱼挣钱多还是人家企业家挣钱多？要是我有钱，也去盖家工厂！”

“就凭你！下辈子吧！”

白书天转身默默走开。

看来每个城市里的人类都差不多，为了金钱什么都可以不顾及。不知道等到他们有一天抱着钱生活在没有办法生存的环境中的时候，会不会还是那么喜欢钱？

可是这个城市还是要存在下去的，不单这里，很多城市都要存在下去，因为里面居住的不仅仅是人类。

自己要找的东西又会在哪里呢？

他想到城市里去，却不想用飞行引起注意，想着要用人类的方式，正要询问身边的人类哪里可以坐车时，看见一个女子迎面走来。

这是个娇艳可人的年轻女子，穿着一身把她的身材衬托得十分妩媚的长裙，正笑吟吟地向白书天打招呼：“嗨。”

白书天有些警惕地看着她，不知为什么却对她提不起敌意来。

“你是刚来立新市的吗？”女子笑眯眯地问。

“是啊。”白书天淡淡地回答。

“路过、要定居还是来旅行啊？”她继续问。

“和你有关系吗？”

“有啊，”女子睁大了眼睛，“定居的话介绍住处两千元，不管你要什么环境保证让你满意，旅游的话导游费一天一千五百元，包食宿，纪念品七折酬宾；路过的话……你要不要买地图？”她一连串地问。

“你……是开旅行社的？”白书天疑惑的看着这个女子。

“如果你需要我就是开旅行社的。”女子满怀期待地笑着问，“你需要什么服务啊？”

白书天看着她，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却没有说话。女子继续说着：“你需要什么呢？只要你说出来我一般都可以做到喔。对了，我叫泉先儿，你呢？”

“泉先？”难怪自己对她一点也提不起防范之心，白书天确定了自己的想法，向泉先儿伸出手：“我是白书天，是来旅行的，如果是十人以上的旅行团你接待不接待？”

“当然，有钱怎么不赚！费用按人头算。”泉先儿双手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这是四千六百元整，您点好。”珠宝店老板漫不经心地递过钱来，好像这笔交易可有可无似的，其实他自己心里最明白，自己最少可以从这笔交易中赚

到一千五百元。

泉先儿原本趴在柜台上盯着他数钱，现在却没有去接，一直那样看着他，直到珠宝店老板又取出几张零钱加上去，并且故作感叹地说：“我们都合作这么多次了，连零头也不让我赚，您做生意可真有一套。”

“那也没见你多给我零头。”泉先儿心里这么想着，嘴里可没说出来。她仔细地把钱点了两遍：四千六百二十七元，一分不少，然后塞进口袋里，空着双手蹦蹦跳跳地出了门。走出这家珠宝店，外面就是立新市最繁华的商业街。天色将暮，一个个装饰精美、各具匠心的橱窗纷纷亮起了七彩的灯火，把里面的商品衬托得更加琳琅满目。泉先儿最喜欢这条街，每次来这里她都不叫车，宁愿自己一个橱窗一个橱窗地看，一直走到街的另一头。

“哇，这件衣服真漂亮，赶快记下这个款式，回去自己做一件。”她看到新上市的夏装，啧啧赞叹起来，干脆掏出纸笔，趴在玻璃上照着画。

“一件衣服几百上千元，不如自己回去做来穿合算。”她画完了看中的衣服，在街上旋身打个转，长裙飞舞起来，又贴回到她身上，卓然的身姿顿时吸引了一大片目光。这件衣服也是她照着看来的样子自己纺织，自己裁剪缝制的，“怎么样？很好看吧！我的手艺数一数二呢！”她注意到了路人盯在自己身上的目光，得意洋洋地想。如果她知道这些人根本不是在欣赏她的衣服，而是盯着她的身材流口水的话，心里大概就不会那么得意了。

“这件也不错，这件也很好，这件……”泉先儿一口气画了十几件衣服的样子，再看看还剩那么多橱窗，还有那么多自己没见过的衣服，也不可能全部画回去，只好叹口气，去看其他种类的橱窗了。

“这盏灯好漂亮，像大贝壳一样……可惜家里不能用……”

“这个手镯我戴一定很好看吧？”

“这个皮包式样真特别。”

“这个毛绒玩具太可爱了，好想抱着睡觉啊。”

“这些小摆设真有趣。”

“……”

她一路走一路贴在人家的橱窗上看，看到什么都要称赞上几句，但是不论东西是贵是贱，上至几千元的首饰，下至几元的小饰物，她一律不掏钱去买。她用手牢牢按着钱包，就是怕自己会一时受不了诱惑胡乱花钱。可是现在落入她眼睛里的这件东西她实在太想要了，一边看一边把脸贴在玻璃上，就快要穿过玻璃钻进店家的展示橱窗里去了。

“小姐，一个人呀？”搭讪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来的时候，泉先儿连头都没顾上回。

“小姐，一个人是不是很无聊啊？我们陪你去喝一杯怎么样？”

泉先儿压根没听见，还在拼命看那件东西，直到搭讪的那个男子不耐烦了，把手放在她肩上她才回过头来，看眼前的三个男人，指着自已问：“你们在跟我说话？”

“是呀，小姐，我们认识一下吧。”一个男人摆出自以为帅气的姿势向泉先儿抛眼色。另外两个不怀好意地挡在泉先儿身后，决心不让这个单身“猎物”跑掉。

泉先儿忽闪着眼睛看着他们。

“小姐，一个人逛街多寂寞呀，我们来陪你吧？一定会让你玩得很开心的。”他们见泉先儿没有反抗，语言和动作也开始放肆起来。

“嗯……”泉先儿考虑着，“可我没有时间了，我还要回家。”——家里还有那个所谓的旅行团在呢，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出来旅行过，可是自己收了钱总不能不管他们。

“偶尔享受一下生活嘛，那么急着回家，是不是家里有人等着你呀，他能比上我们几个帅吗？我们请你去喝一杯吧。”说着把手搭在了泉先儿肩上。

泉先儿侧着头想了一阵子：“喝酒？你们出钱吗？”

“当然了，只要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怎么可能不尽力满足美女的‘任何’要求呢。”

“任何要求？好吧，我想喝酒，还想要那个。”泉先儿毫不客气地指向橱窗里自己看了半天的东西。

那是一件玻璃工艺品，造型成一位坐在礁石上的美人鱼，只有巴掌大小，不过二十块钱而已。那几个男人虽然不知道泉先儿要这个东西干什么，但是正为“猎物”到手而高兴，马上为她买下来。泉先儿把装着这个鱼雕像的盒子抱在怀里，开心得眼睛都眯起来了。三个男人簇拥着她向一家夜总会走去，双方彼此都在心里想着“今天运气真不错啊”。

周影看着顾客付钱下了车，回头迎上了两双失望的眼睛——孙剑叹口气摇头说：“又不是。”火儿也叹息着说：“可惜，不是宵夜啊。”

孙剑最近接到了侦破抢劫出租车的案子，不用说，周影作为他的朋友，又是出租车司机，当然就有义务为他担任诱饵的工作了。孙剑雄心勃勃要破案，火儿则下定了决心，就算吃不好吃的东西也绝对不让这个他讨厌的警察成功，

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在孙剑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进行了好几天了。

“回闹市区吧，劫匪通常是从那里上车来减少司机们的警惕的。”孙剑说。他知道这种守株待兔的办法要看运气，所以得耐着性子慢慢来。

周影就是有耐心，对别人的事更不着急，反正在帮助，破案警方每天给他补助，算算比平时收入还好，他慢慢转过了车头，不理街边招手的人向闹市区开去。

看到胡同边上的群殴时，孙剑忘记了自己现在是在扮演出租车司机的助手，不等周影停住车就从车上跳了下去，冲着那帮人大喝：“警察！都不许动！”

那帮人听到警察两个字一下子都停住了，等他们看清楚孙剑手里亮出的真的是警员证后，也不知是谁带的头，那帮人一哄而散，孙剑都没来得及抓住一个，原地只剩下被他们围殴的那个人。

“你没事吧？”孙剑把这个人搀起来问。

“没事，谢谢你孙警官。”这个男子却认识孙剑，苦笑着回答他。

“哦，是你。”孙剑也认出了这个人，“李文柯是吧？这次又是怎么了？那些人是哪里的？”孙剑记起这个男子叫李文柯，是个环境保护的志愿者，因为他专门和那些制造污染的大型工厂作对，所以曾有过一次他和他的伙伴被工厂的工人围攻的事发生，当时那个案子就是孙剑负责的，所以孙剑今天一看他又被打，直觉地认为刚才那几个人也像是某个工厂的工人。

“他们是……不，没什么了，反正我也没有事。”李文柯擦着脸上的血说。

“你又在‘管闲事’了？”孙剑拉他上车，要周影送他去医院，一边问：“这次是哪里？”

“新园化工厂，”李文柯低声说，“他们把污水直接排放到海里，一点净化措施都没有，现在那一带的海水已经开始变质了。我们已经向有关部门提供了海水的样本，可惜他们的污水排出口有人看守，我们去提取样本的伙伴被他们赶走了几次。唉，现在这种事不是有很确凿的证据政府根本不想管，在某些人眼里海洋的污染和他们那点经济利益根本不能比，毫无环保意识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他说着握紧了拳头。

孙剑知道李文柯这个人，他在立新市也算是个名人。

李文柯原本是个政府公务员，一年前辞职开办了一家苗木场，他的生意好不好不知道，只知道他把大部分时间和金钱都用在了宣传环保以及和那些污染企业作对上，很多企业工厂把他视为眼中钉，但他身边也有一大群支持者，据说还有一些企业在背后扶持，为他提供资金和人手。而且他今年刚刚被选为

人大代表，在某次会议上拍案而起，和一位认为应该先发展经济再治理环境的副市长争论不休，该事件曾经过电视转播，可以说立新市几乎家喻户晓。

“我也知道自己这么做也许会让好多人少挣很多钱甚至失业，可是……总得有人做吧？难道真的任由这样下去？”

“放心，大多数人知道你是对的。”孙剑拍拍他的肩，“他们只是没有你那样的勇气冲出来而已。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开口，只要我做得到的！”

李文柯下车时连周影也和他握了握手。

“如果真有一天地球污染得没有办法住了，人类该怎么办啊……”车继续行驶后孙剑靠在座位上开始感慨。

“人类就死去吧！反正我们可以搬家！对不对，影？”火儿不屑地说。

“是啊……”周影不知道在回答谁的话，就算可以搬家，背井离乡这几个字谈何容易……只要可以将就着住下去，谁也不会想要远走他乡吧。

“哎，周影，拉那两个人，不像好人的那两个！”孙剑的注意力回到了工作上面。

“看起来不好吃的那两个！”火儿也开始继续他的破坏工作。

鹿九缩在座位角落里，生怕不小心碰到身边那个衣着暴露的女郎，更希望对面那个男“人”因此就可以忽略了自己的存在。

可惜依照惯例，这两个愿望都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

果然身边的女郎看着他的样子，反而“咯咯”笑着更加亲热地凑了上来，贴在他身上说：“干吗不理人家呀？来嘛，我们喝一杯。”一边还在他耳边吹着气，扑鼻的香水和化妆品味快让鹿九昏过去了，他手脚并用地向后躲，真想钻进墙里去算了。

可惜，就算鹿九真的有本事钻进墙里去，或许可以躲过身边这个女郎，另外一个正笑得阳光灿烂看着他的“人”也是躲不过去的。

“哈哈哈。”还是那种让鹿九一听到就浑身发冷的招牌笑声先传来，然后对方一屁股坐到了鹿九身边，拍着他的肩说：“怎么样，美酒、美人全是我请客，我对你多好呀，你一定很庆幸交到了我这个朋友吧。”说着抓过了两瓶酒，一瓶塞给鹿九，一瓶自己拿着大声说：“来，干瓶！”说完就着瓶子仰头一饮而尽。

鹿九看着手中价值数百元的名酒都快哭了，他们鹿蜀天生胆小，但是他认识刘地之前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竟然会怕一瓶酒。他也不知道自己前生是不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所以今生才会认识了刘地这个“朋友”。

每隔十天半个月，不管鹿九躲到哪里。有一次他甚至干脆溜进了人类的一



个什么什么总结大会去听台上面的人类念讲稿，以为那里刘地是一定不会去的——刘地都能把他揪出来喝酒，而且每次和刘地一起喝酒的下场，都是醉到不省“妖”事，然后头疼上好几天才罢休。鹿九的酒量即使在妖怪当中也算大的了，可是一旦和刘地放在一起就没有了能够相比的余地，就看刘地那种以瓶代杯的喝法，鹿九也望而生畏了。

“喝呀，别客气！”刘地卡着鹿九的脖子劝酒。

“我真的……咕嘟……我喝不下……咕嘟……”鹿九怎么挣扎都躲不过被刘地倒进他嘴里的酒瓶子。

“你上次还喝了十一瓶呢，这次总得有点进步吧。来，再干。”刘地的酒量超群，在立新市的群妖中颇有独孤求败、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所以他一直用心地培养鹿九，希望他将来有一天可以和自己一较高下。刘地见鹿九满脸惶恐，分明是极度不情愿的样子，把酒瓶放回到桌上，长叹了一口气：“鹿九啊，你就不明白我的苦心呢。”他一脸严肃，双眉紧锁，语重心长地对鹿九说：“我做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你好，不逼你你能与时俱进吗？即使你不体谅我的心，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和我在酒量上一较高低，我就算输了也觉得心慰啊。唉……放眼天下，但求一败的心情，有谁可以理解啊……”刘地双眼闪现出沧桑和忧郁，仰天长叹说：“曲高和寡，天才是注定了如此的寂寞啊！鹿九啊，你真的不明白吗？”

鹿九明白。

他知道刘地说了这么一大串，目的只有一个：捉弄自己。立新市中至少有两个妖怪是以欺负弱小为乐的，一个是火儿，一个就是刘地，这是立新市中妖妖皆知的事实。鹿九对于这一点绝对不会产生什么误会。

鹿九承认，被火儿和刘地列入“朋友”（其实是日常使用的欺负对象）的名单后，自己在立新市的生存容易了很多，像他这么弱小的妖怪之所以可以这样光明正大地生活、出入，主要是因为那些不怀好意的妖怪们没有一个敢和火儿抢“食堂”（鹿九的养猪场是火儿的零食储备地），敢和刘地抢“玩具”。但是鹿九还是怕火儿和刘地怕得要死。而且说起更怕哪一个的话，火儿的行为至少还有理智的周影可以约束，刘地则天不管地不束，再没谁可以让他收敛的了。

“我受伤的心灵啊……”刘地因为鹿九对自己的表演如此不支持，失望地感慨着知音难觅，一边又抱着对方灌起酒来。

当第十二瓶酒被刘地强行倒进肚子里后，鹿九终于醉得不能动了，他摊着四肢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一边还做着被刘地欺负的噩梦，不住地呻吟着。

“唉，寂寞啊……”刘地还在装模作样地叹息，可惜已经没有观众来看他表演了：鹿九和三个陪酒女郎都醉得一塌糊涂，桌子上堆着大大小小二十多个空酒瓶子，服务生一边收拾，一边一脸惊讶地看着他。虽然这些酒有二分之一是刘地自己喝掉的，但是他还十分清醒，拍着那个吃惊得嘴都合不上的服务生要他“再来十瓶”。心里开始盘算下面干点什么，是找着女人去约会呢？还是去跳舞？再不然去找别人欺负？

一阵吵闹声吸引了刘地的注意力，他分辨出其中有女子的声音后，把头从包厢里伸出去看着。

“小姐，您不能这么走。”

“我不是说过了吗，是他们要请客的。”

两名服务员拦住了意犹未尽，但是正要离去的泉先儿，泉先儿不快地跺着脚，推着那张高达五千余元的账单要塞回服务员手里去。

“可是他们都喝醉了，小姐您看……”服务员为难地看着醉成烂泥的三个男人。

“难道你们这里喝醉了就可以不付钱啊？”泉先儿又把账单推回去，就是不接这个烫手山芋，“反正我不管，我要回去了。”

“小姐……”

“我要走了，让开啊。”泉先儿生气地嘟起嘴，本来以为今天运气不错，有人送东西还请喝酒，没想到最后却会是这样。

“既然你们是一起来的，请您把钱付了再走吧。”服务员细声细气地十分客气，但就是不放她走。

“我又不认识他们，为什么要我帮他们付钱？”泉先儿决不退让。

刘地好奇地往那边看，使劲伸着脖子，一只手抓着包厢的门框，半个身子都悬空着伸了出去。他看清楚那边桌上的空酒瓶数目后，眨了眨眼，“一、二、三、四……二十……厉害啊……”

服务员也知道在夜总会里常常有男人带女子来喝酒玩乐，这些费用当然是由那些男人来支付的，因为吃喝之后他们还想要从那些女子身上得到别的东西。可是这次的情况确实特殊，使他不得不叫住了这个女子。那些男人原本大概是想把这个女子灌醉，然后好为所欲为，所以上来就净点了些烈酒，谁知道十几瓶酒下去，那几个男人都醉倒了，这个女子却一点事都没有。她不但没有事，几瓶烈酒下肚后反而眼睛更亮，精神更好，意犹未尽地继续喝，充满好奇心似的这种酒也要一瓶尝尝，那种酒也要一瓶尝尝（她一下子就喝一瓶，自己却

说这只是尝尝)，她喝了这么多酒，而且瓶瓶价格不菲，所以当她一抹嘴要走的时候服务员拦住了她。毕竟酒是她一个喝掉的，那几个什么便宜都没占到的男人肯不肯付钱还是一回事，即使他们肯付，这么多钱他们付不付得起又是一回事呀。

“小姐，如果您不付钱的话，请等我们老板来了再走。”服务员开始回避责任。

泉先儿生气地用脚去踢那几个男人，还说请自己喝个痛快呢，谁知道竟然这么没用，每人三瓶酒都没喝完就倒下去了，这下怎么办？难道真要自己付这笔钱？呜呜呜，早知道就不贪小便宜，不喝这么多了，泉先儿双手捂着钱包，一千二百个舍不得从里面取任何一张钞票出来。

“喂，小姐，一个人不寂寞吗？”一个男人把手搭上泉先儿的肩问。

又是这样的台词？泉先儿眼睛一亮：该不会又有人想请自己喝酒吧？她马上转过头去，看见了一张英俊的、不怀好意的笑脸。

“你……”泉先儿和刘地一齐指着对方，相互看着，忽然又一起笑了起来。“难得难得，巧遇，巧遇，缘分，缘分。”刘地热情地自我介绍：“我叫刘地。”泉先儿也大方地伸出手来说：“我叫泉先儿，很高兴认识你，刘地。”

对“刘地”这个名字没有反应？“你刚来立新市吧？来，来让我尽地主之谊，一起喝一杯。”他马上熟络地搭着泉先儿的肩，又对还等在一边的服务员说：“这里的账一起结了，再去拿十瓶酒来。”

“请我喝酒，还帮我付钱？”泉先儿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用力点头，“好啊，好啊，我还有好几种没有尝过什么味呢。”马上又遇到请自己喝酒的了，今天运气果然不错。

“先生，您要的十瓶酒。”服务员把十瓶不同的酒端进来，她和同事们已经在暗中打赌这一男一女两个“酒桶”还可以喝多少了。

“全开了。”刘地一挥手。

“等一下。”泉先儿忽然叫住他。

“没关系，十瓶不算多，就算你喝醉了我也会照顾你的。”刘地拍着胸膛安慰她。（也许让他照顾比喝醉更可怕）

“不是……”泉先儿不好意思地说，“反正你已经说好要请客了，能不能先把钱拿出来再喝醉。”她要避免再次发生让她付钱的悲剧。

刘地：“……”

瑰儿一只手抓着电熨斗在熨衣服，一只手抓着遥控器在选电视节目，口中